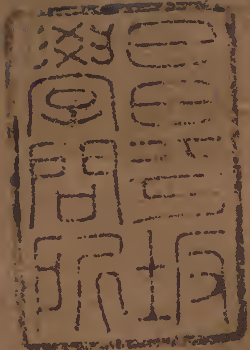


唐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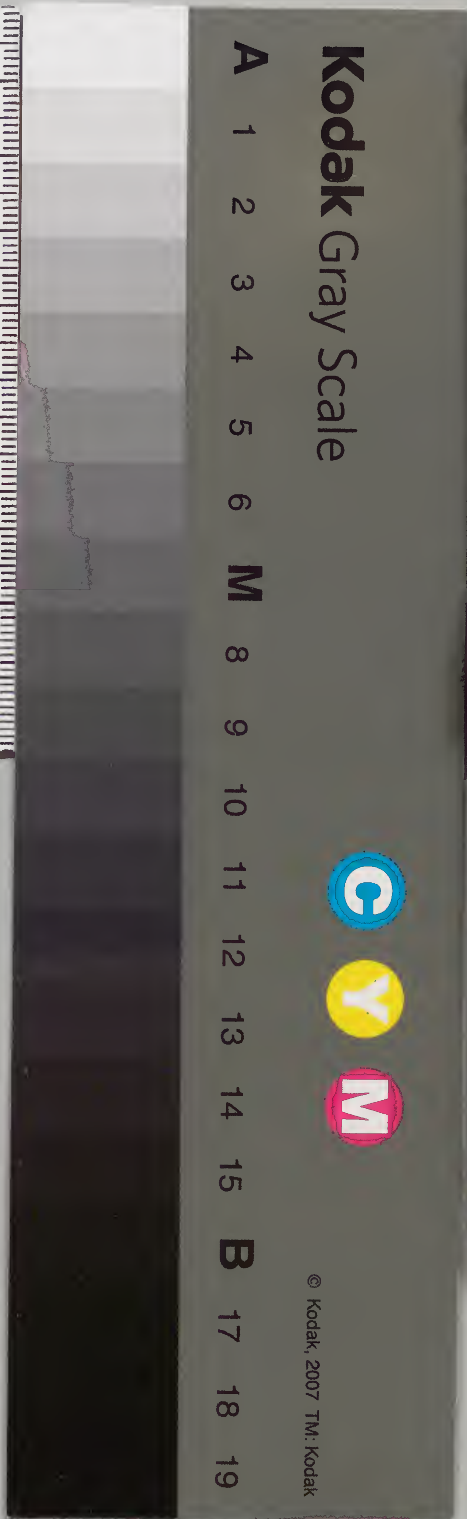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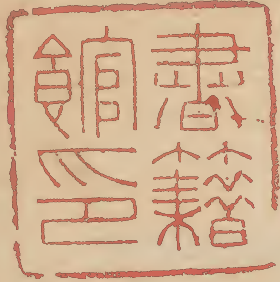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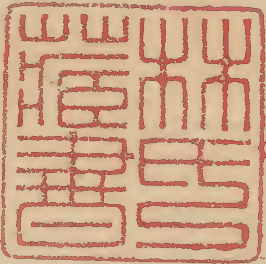
六之八

漢書門			
類	號	函	架
二	四	一	一
四	冊	六	架

內閣文庫	
漢	三
函	三
架	四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1242
冊數	4 (3)
函號	363 21





增註唐策卷之六

疏

魏玄同選舉疏

魏玄同選舉疏

淳元

本傳高宗時羅漢士遷吏部侍郎永淳元年上疏言選察法弊云云不納

方今人不加富盜賊未衰獄訟未清禮義寢薄

者王崇曰舊史下吏不稱職庶官非其才取人

之道有所未也崇曰舊史此下云秦并天下

漢諸侯得自置吏四百石以下其傅相大官則

漢為置之州郡掾吏督郵從事悉任之於牧守

蓋自魏晉始歸吏部察法以迄于今用刀

蓋君子重因循而解改作有不得已者亦當運

獨見之明定卓然之議如今選司所行者非上

皇之令典乃近代之權道所宜遷革寔為至要
夫尺文之量所及者蓋短鍾庾之器所積者寧
多非其所及焉能度之非其所受何以容之况
天下之大士人之眾而可委之數人之手乎假
使平如權衡明如水鏡力有所極照有所窮益
綜既多奈夫斯廣又以出居也任時有非人豈
直愧彼清通昧於甄索亦持竭其庸矣矜彼茅
絲情故既行何所不至賦私一啓以及萬端至
乃為人擇官為身擇利顧親疎而下手看勢要
而措情愆風塵此焉奔競擾遊宦同平市
則今使百行九能折之於一面具僚庶品專商
於一司不亦難矣且魏人應運所據者乃二分晉氏播遷所逼者非
一統迫乎齊宋以及周隋戰爭之日多安泰之時少瓜分瓦解各在
一方隋氏平陳十餘年耳接以兵禍繼以飢饉武德貞
德業之不逮或時事所未逮非謂是今非二石也

觀庶事草創人物固乏天祚大聖享國永年異
人間出諸色入流歲以千計官有常員人無定

限選集猥至十不收一崇曰舊史云選集之始霧集雲屯擢叙於

前制度多闕至周煥然可觀諸侯之臣不皆命

於天子王朝庶官亦不專一職穆王以伯斐為

大僕正嬰罔字古永切命曰慎簡乃僚此乃自擇下吏

之言也太僕正特中大夫耳尚以僚屬委之則

三公九卿亦當然也故太宰內史並掌爵祿廢

置司徒司馬別掌典賢詔事是分任群司而統

以數職王命其大者而自擇其小者崇曰舊史此下云裴

子野曰官人之難先王言之尚矣居家視其孝友鄉黨服其誠信出入覲其志義憂難取其智謀

漢世
收學
魏晉始
歸吏部

類之以事以觀其能臨之以利以察其虛周禮
始於李拔論之州里告諸六事而後貢之五庭
其在漢家尚猶然矣州郡積其功能然後為五
府所辟五府奉其孫屬而昇于朝三公奉得除
署尚書奏之天子一人身之所關者衆一士之
進其謀也詳故官得其人鮮有敗事魏晉反是
所失漢制諸侯自置吏四百石以下其傅相大
臣則漢為置之州郡掾史督郵從事悉任之牧
守魏晉以後始歸吏部以刀筆量才簿書察行
法與世弊其來久矣尺丈之量鍾庹之器非所
及則不能度非所受則无以容况天下士類之
衆可委數人手乎又尸厥任者間非其選至為
人擇官為身擇利下筆繫親疏措親觀勢要悠

在晉不
可無李

用如
用才

悠風塵此焉奔競使百行折之一面九能漸之
數言不亦難乎臣聞在官者不可无李今貴戚
子弟一皆早仕程較既淺技能亦薄而門閥有
素資高自高所謂曹子者必裁諸李少則受業
長而入官然後移家事因謂之德進夫少仕則不
務李輕試則無才又勳官三衛流外之屬不待
州縣之舉直取書判非先德後言之誼臣聞國
之用人如人用財貧者止糟糠富者餘梁肉衰
弊之乏則磨策巧鈍以馭之太平多士則蓬東
髦俊而使之今選者猥多宜以簡練為急竊見

不擇
者
幸

至書三品至九品並得薦士此誠側席旁求意也但褒貶不明故上不憂黜責下不不搜揚且惟賢知賢聖人篤論臯陶既卒不仁者遠身苟濫進庸及知人不擇舉者之賢而責所舉之濫不可得已願少遵周漢之規以分吏部選即所用詳所失鮮矣

劉祥道選舉六事疏

本傳高宗顯慶中廷吏部黃門侍郎知選舉既世職乃整補故闕上疏云

一曰今取士多且濫入流歲千四百多也雜色

入流未始銓汰濫也故共務者善人少惡人多

三取
多
少

臣謂應雜色進者切責有司試判為四等第一付吏部二付兵部三付主爵四付司勳若坐負當責雖經赦仍配三司不者還本貫則官不雜矣二曰內外官一品至九品萬三千四百六十五員大抵三十而仕六十而退取其中數不三十年存者略及若歲入流五百人則三十年自相克補况三十年外在官猶多不慮其少今入流歲千四百其倍兩之又停選六七千人復年別新加其類寔廣殆非經久之制古者為官擇

三幸勸
之對美
周
才
擇秀
五月
其載

人不聞取人多而官少也三曰永徽以來在曷署
善以善政擢論事者或以單言進而庠序諸生
未聞甄異是獎勵之道未周也四曰唐有天下
四十年未有幸秀才者請自六品以下至草野
審加搜訪无令赫赫之辰斯學遂絕五曰唐虞
三載考績黜陟崇曰書舜典三載考黜陟由明二漢
用人亦久其職崇曰前食貨志為吏者長子孫
之與亦累功效吏皆積久而間者守宰數今
易迎新相代疲勞道踣帝然之
任官率四老管官知秩滿則懷去就民知迁徙則
苟且以去就之官臨苟且之民欲移風而振俗

為可得乎請四考進階八考聽選以息迎新送
故之弊六曰三省都事主事王書比選補皆取
流外有刀筆者雖欲參用士流率以儔類為耻
前後相沿遂成故事且按省崇峻王言秘密尚
善政本人物所歸專責曹史理有未及宜稍革
之以清其選

陳子昂勸興明堂大學疏

本傳武后垂拱初詔開群臣
調元氣當以何道乃上言云

聞之師曰元氣天地之始萬物之祖王政之大
端也天地莫大於陰陽萬物於人王政莫先於

之天
之氣

之天
之氣

安人故人安則陰陽和陰陽和則天地平天地
 平則王氣正先王以人之通於天也於是養成
 群生順者德使人樂其業甘其食美其服然後
 天瑞降地符升風雨時草木茂遂故顛頊唐虞
 不敢荒寧其書曰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人於
 變時雍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
 授人時和之得也夏商之衰桀紂昏暴陰陽乖
 行地震怒山川鬼神發妖覓災疾疫大與終
 以戒亡和之夫也追周文武創業誠信忠厚加
 于百姓標故能觀睦九族外尊事黃芻養老乞

和之

文武

言以誠其故成康刑措四十餘年崇曰史綱
 下安寧刑措四十餘年不用天人方和而幽厲亂常苛慝暴
 虐詬躓天地川冢沸崩入用愁怨崇時懽月
 為谷深谷為陵哀今之人胡惜莫憇其詩曰
 昊天不惠降此大戾嶺補不先不後為虐為
 瘵顧不哀哉近煬帝恃四海之富鑿渠夾河自
 伊洛屬之揚州疲生人之力洩天地之藏中國
 之難起崇曰大業元年命尚書右丞皇甫謐
 渠自西苑引穀洛水達于河復自作者引
 又連入江渠廣四十餘步旁皆築御道以
 入江渠廣四十餘步旁皆築御道以

古

明堂
和元
倫

死人乎宗廟為墟崇曰帝為太上皇恭帝義寧二年三月帝在江都為宇文
祗級逆元氣之理也臣觀禍亂之動天人之際
先師之際昭然著明不可欺也陛下含天地之
德日月之明眇然遠思欲求太和此伏羲氏所
以為三王首也昔者天皇帝攬元符東封太
山崇曰高齋醇封元碑拜明成琅薊皇軼山庚午禱于高齋醇上元碑拜明成琅薊皇軼山庚
禋天然未建明堂享上帝使万世鴻業闕而
不照始留此盛德以發揮陛下哉臣謂和元氣
睦又倫捨此則无以為也昔黃帝合宮有虞總
期堯衢室崇曰文中子問易篇黃帝有命宮之

建明堂
与天下
百治

也明堂夏世室禮記冬室屋取人曠堂月皆所
以調元氣治陰陽也臣聞明堂有天地之制陰
陽之統二十四氣八風十二月四時五行二十
八宿莫不率備禮記月令孟春之月東風解凍蟄蟲始動
法地法天法土法水法火法金法木法土法水法火法金法木
則祥臣願陛下為唐虞万世之業相國南郊建
明堂与天下更始按周礼月令而成之乃月孟
春乘鳧駕蒼龍朝三公九卿大夫於青陽左
个負斧宸馮玉几聽天下之政躬藉田親蚕以

孝義

勸農桑韓曰孟春之日天子饗青幣乃饗元陽左介耕識味婦三公耕就養三老五更以教孝悌明
訟恤獄以息淫刑修文德以止干戈察孝廉以
除貪吏後宮非妃嬪御女者出之珠玉錦綉雕
琢伎巧无益者棄之巫鬼淫祀笑惑於人者禁
之臣謂不數春且見太平又言陛下方興大化
而太孝久廢堂有羊茨蕪詩書不聞明詔尚未及
之愚臣所以私恨也太孝者政教之地也君臣
上下之取則也俎豆揖讓之所具也天子于此
得賢臣焉今委而不論雖欲睦人倫與治綱失

取義
致疑
離支

之本而求之末不可得也君子三年不為礼礼
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柰何為天下而輕礼
樂哉願引胄子使歸太孝國家大務不可廢已

薛登選奉疏

本傳武后大授中廷論補
闕時選奉蓋甚上疏云

古之取士考素行之原詢鄉邑之善崇礼讓明
節義以敦朴為先雕文為後故人崇勸讓士去
輕浮以計貢賢愚為州之榮辱昔本陵降而寵
西慙崇曰前李陵降匈奴上於其族陵家母羊
妻于皆伏誅離西士大夫以李氏為步
干木隱而西河美崇曰孟滕文公下古者不為
臣不見段干木踰垣而辟之

漢世
宋士
行

魏晉
取

史魏世家文侯禮下木名勝於利則偷競日銷
過其門未嘗不軌也
利勝於名則貪暴滋煽異缺以禮讓升而晉人
口禮崇曰左傳三十三年曰季使過異見異缺
矣禮釋其妻歸之敬相待如賓與之歸言諸文
公曰敬德之聚也敬相待如賓與之歸言諸文
民君請用之文公以為下軍大夫以治文翁以
經術教而蜀士多儒
宗曰前循吏傳文翁為蜀
郡守見蜀地僻陋有垂夷
風乃修起學官於成都市中絲是漢世求士必
大化蜀地李於京師者比齊魯焉
觀其行故士有自修為閭里推李然後府寺交
辟魏取放達晉先門閥梁陳薦士特尚詞賦隋
文納李諤之言詔禁浮詞
崇曰諤以屬文之家
尚輕薄流實忘反
上善曰魏之一祖史尚文詞江左齊梁其敬孫
甚大隋受命聖道律具屏黜輕浮過止華佗

奉
奉見
奉

煬帝始置進士等科後生馳競赴速取時緝綴
小文名曰策李不指實為本而以浮虛為貴方
今奉士尤乖其本明詔方下驅馳府寺之廷出
入公王之第陳篇希恩奏記誓報故俗號奉人
皆稱見奉竟者自求也非彼知之義是以耿介
之士羞於自拔循常小人棄踈取附願陛下降
明制頌峻科斷無當之游言收實用之良策文
試效高武闕守禦昔吳起將戰差右進劔吳子詳
之諸葛亮臨陣不親戎服蓋不取弓劔之用也
漢武帝聞司馬相如之文恨不與同時及其至

賞罰
行罰
莫不
隱

也終一不處以公卿之位非所任故也漢法所奉
之主以身保任楊雄之坐田義成子之得魏相
賞罰之令行則請謁之心絕退讓之義著則貪
競之改銷請寬年限以容簡汰不實免官得人
加賞台然見賢不隱貪祿不專矣

蘇安恒救魏元忠疏

本傳武后末元忠為二張所
搆徽方急安恒蜀申救曰

士者
有容
天下
之量

王者有容天下之量故濟其心能進天下之善
故除其惡不然則鬼神憑怒陰陽紛舛陛下始
革命勒秉政樞博逮謀猷天下以明明主暮年

元忠
庶直
有名

獸急諛佞熾結水火相災百姓不親五品不遜
天下以為暗君邪王糴進實曰蘇女救獄訟寬
劇何昔是而今非邪居安忘危之失也竊見元
忠庶直有名位宰相履忠正邪佞之徒嫉之若
讎易之兄弟無功無德但以馮附不閱教暮位
勢隆極指馬馱蒲先害善良自元忠下獄人人
偶語謂易之爻乱且及四国烈士撫髀忠臣鉗
口惧易之之權恐先諫受戮虛死无名况虜賊
方疆賦歛重困而自縱諛慝搖變遐迹臣恐四
夷低目窺覘為边鄙患百姓託義以清君側逐

鹿之人叩開而至陞衛左右從中以應爭鋒朱
雀之門問鼎大明之宮陛下何以謝之臣今計
者莫若收雷電之威解恢恢之網復爵還位君
臣如初則天下幸甚陛下縱不能斬佞臣塞人
望且當抑奪崇寵翦其羽翹无使驕橫為社稷
之憂

疏奏易之等大怒遺刺客
寂之相彥範營解乃免

盧懷慎時政疏

本傳中宗景德中遷右御史臺中丞
上疏陳時政云云 疏奏不報其原不
塞為蠹 斯甚

善人為邦百年可以勝殘去殺崇曰舊史此上
云其一曰

子產
為政
累年
成而

又曰苟有用我者朞月而已三年有成故書云
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崇曰舊史考績
下云核其功也昔子
產相鄭更法令布刑書一年人怨思殺之三年
人德而歌之子產賢者也其為政尚累年而後
成况常材乎崇曰左襄三十年子產為政使都
有伍大人之忠儉者從而與之泰後者因而禁
之從政三年與人謂之曰取我衣冠而者之乘
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之及三年又
謂之曰我死有子弟子產謫之我有田疇子產殖
之其嗣之比州牧上佐兩歲令或一二歲或
三五月即遷曾不論以課最使未遷者傾耳以
聽企踵以望冒進亡廉亦何暇為陛下宣風恤

更不
究其

明主
有勤
天下

人哉崇曰舊史云下車布政半終四考在任多
最或有歷時未改便傾耳而下宣風布化求瘼也
進不探虛耻亦何服而為下散倉庫愈置百姓
哉礼義不能與戶口益以流散倉庫愈置百姓
日敝職為此耳人知吏之不久則不從其教更
知遷之不遥不究其力崇曰舊史作偷處爵位以
養資望崇曰舊史云偷安雖明主有勤天下之
志然僥倖路啓上下相蒙崇曰舊史此下云寧
及至公平此国病也賈誼所謂蹠蹠乃小小者
耳崇曰治安策云天下之執方病大瘡一匪之
一二指搗身慮亡聊失今不治以錮疾後臣
有扁鵲不能為已病非徒瘡也又古朕盤顏上

為
子孫

刺史
未四
考不
得廷

朕古謂掌脚是也此而不革臣恐雖和緩將
不能為崇曰舊史云臣恐為膏肓雖漢宣帝綜
數名實崇曰本贊興理致化黃霸良二千石也
加秩賜金就旌其能終不肯遷故古之為吏至
長子孫崇曰舊史云古之為吏者長子孫倉氏
臣請都督刺史上佐畿
令任未四考不得遷若治有尤異或加賜車裘
祿秩降使臨問筆書慰勉須公卿闕則擢之勸
能者其下職或貪暴免歸田里以明聖朝賞罰
之倍崇曰舊史此昔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崇曰

五

官不堪
惟其
才

官多
不厘
務

才堪
收宰
上佐
並以
近授

內外
有
御
密
持
吾
之心

此下云夏商官倍亦克用又書周官篇云此省

官也故曰官不必備惟其才无曠庶官天工人

其代之此擇人也崇曰舊史云此為今京諸司

負外官數十倍近古未有謂不必備則為有餘

求其代工多不厘務而奉原之費歲巨億万徒

竭府藏豈致治意哉今民力敝極河渭廣漕不

給京師公私耗損邊隅未靜崇曰舊史云今倉庫

曹鞬不給公師公私損耗不可勝紀况邊隅未

靜兵革猶與節用愛人正在今日增官廣費豈

日其儻矣曠成診租賦減入水衡无貫朽之蓄

京庾關流疆場有守暇救无年何以濟之毋輕

人事惟難毋安厥位惟危此慎微也原員外之官

崇曰舊史此下云或眷福雅望或壹皆一時良

幹擢以才不申其用尊以名不任其力自昔用

人豈其然欤臣請才堪牧宰上佐並以遷授使

宣力四方責以治狀有老病若不任職者一廢

省之使賢不肖確然殊貫此切務也崇曰舊史

之務也係夫冒于寵賂侮于鰥寡為政之蠹也

崇曰舊史此竊見內外官有賕餉徭籍剝蒸

人雖坐流黜俄而遷復還為牧宰任以江淮嶺

積粗示懲貶內懷自棄徇貨培貲訖无悛心崇

曰舊史此

以賊論者不賜收

舊史此下云而徇財體其半能明主於万物平

分而無偏施以罪吏收遐方是謂惠姦而遺遠遠

州陬邑何負聖化而獨受其惡政乎崇曰舊史

孟嘗廉明方臨合肅隱之清察弓值番則返俸必擇

之鎮靜湖方取恭之編寧疎勤誠則返俸必擇

賢良務以寧濟為邊徼之地夷夏雜處憑險恃

遠易擾而難安官非其才則黎庶流亡起為盜

賊由此言之不可用凡材况猾吏乎臣請以賊

論廢者削迹不數十年不賜收齒崇曰舊史此下云若

善政能官就焚或去之崇曰舊史此下云若

廟貴之行

帝廟之諫營寺建官疏

本傳中宗景龍中拜兵部尚書時崇

見營造寺觀累年不絕崇曰舊史云其數極多皆務

大抵費常千萬以取崇曰舊史云其數極多皆務

十萬小尚用三五萬餘計轉運木石廢功害

農地藏開發蟄虫傷露上聖仁慈理必不然崇曰舊史云其數極多皆務

之道法則平質之生人則積陛下豈不是思又

食邑之家日月猥衆凡用戸部丁六十萬人課

二納則固一百二十萬臣見太府歲調絹纒百

營寺不

萬匹少則十之二有所貸免嘗不半在比諸封家
所入已寡國初功臣其定天下食封不三千家
今橫安特賜家至百四十以上天下租賦在公
不足而私有餘又封家徵求各遣奴早凌突侵
漁百姓怨嘆或貨易斷盜誅責紛紜曾无少息
下民窶乏何以堪命臣願以下課一送太府封
家詣左藏仰給禁止自徵以息重困崇曰舊史
徽妙歸於空寂苟非條心定惠諸法皆涉有為
至如瓦木彫刻等力唯是彈詭人力但資相考
壯麗豈聞降伏身心且凡所與功皆自振鑿
出種須寔多每月殺傷動即不計連年如此指
善可知聖人慈悲心豈有須行此事不然之
理皎在日前在俗衆僧未通其旨不聽府產空

官得其人竭不思聖人憂勞謂廣樹福田即是增修法教
下雖有龍象如嘉藍槩曰豈能裨萬分之一救
元元之苦哉於道法既以有華在生人極以為
治天下臣聞設官建吏本於治人而務安
崇曰舊史之也崇曰舊史明官得其人天下治崇曰舊史
上下自古者取士先鄉曲之善然後辟於州
已試然後辟五府五府著聞乃升諸朝得不謂
所擇悉而所歷深乎今之取之未試而遽遷務
進徵幸比肩係踵故文者治官則回邪職于武
者治軍則庸懦怯弱補授亡限負外置官吏困
供承官竭資奉國家大事豈其於此崇曰舊史
而試

者人之常情僥倖者人之所趨而今務進不避
 寔倖者接踵比肩布於文武之制有文者用理
 界則有庸懦怯弱師旅喪亡之憂有武者用將軍
 或則有庸懦怯弱師旅喪亡之憂有武者用將軍
 闕不供遂至負外置官數倍正闕曹古者設爵
 署典吏困於祗承府庫倉儲竭於資奉
 待士才者有之不才者進則有才之路塞賢人
 據正遠僥倖之爾僥倖鬪者隱矣賢者隱則人
 不安人不安國將危矣刺史縣令治人之首比
 年不加簡擇京官坐召及聲稱下者乃典州吏
 部年高不善刀筆者乃擬縣朝輕用人何以治
 國願下有司精加汰擇凡諸曹侍郎兩省二臺
 及五品以上清望官當先選用刺史縣令所冀

刺史縣令
 之官
 之官
 之官

守宰稱職以兵太平

辛替否論監爵營寺疏

本傳中宗時置公主府官屬安樂府
 補授光祿監殿兵佛寺替否上疏云云

古之建官不必備九卿有位而闕其選
 王崇曰

古之建官不必備九卿有位而闕其選
 王崇曰
 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推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
 陽官不必備惟其人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冢
 宰司徒宗伯司馬同冠司故貴不借官不濫士
 空六卿分職各率其屬
 有完行家有廉節朝廷餘奉
 忠於上上禮於下夫事有惕耳目動心慮作不
 師古以行於今臣得言之陛下倍百行賞倍十

愛一
二
三

羨
二
三

增官金銀不供於印束帛不充於錫何所愧於
無用之臣无力之士哉且公王陛下愛子也選
賢嫁之設官輔之傾府庫以賜之壯第觀以居
之廣池籞以嬉之籞偶然不合古義行不根
人心將變愛成憎轉福為禍何者竭人之力費
人之財奪人之家怨也愛一女取三怨使邊疆
士不尽力朝廷士不忠忠愛何所恃臣聞君以
人為本本固則邦寧今疆場危駭倉廩空虛卒
輸不充士賞不及而大建寺宇廣造第宅代木
空山不給棟梁運土塞路不充墻壁此下云

損
二
三

古釋今論章越制百寮口四海傷心夫釋教
者以清淨為本慈悲為主故常樂道以濟物不
為私欲以損人故怕去已以
全真不為榮身以害教
悲躰道以濟物不欲利以損人不榮身以害教
今三時之月掘山穿地損命也殫府虛帑損人
也廣殿長廊榮身也損命則不慈悲損人則不
濟物榮身則不清淨寧佛者之心乎崇曰舊史
云豈大聖
大神之夏二十餘世而商受之商二十餘世而
受之周三十餘世而漢受之由漢而後歷代可
知已咸有道之長无道之短豈窮金玉修塔廟
享久長之祚乎崇曰舊史此下云臣以為非佛
意適人心自像王西下佛教東

緩所
急急
濟緩

傳青驃不入於周前曰馬方行於漢後風流雨
散千帝百王飾飾威而國跡空保殊重而禍殊
大覆車繼軌曾不改途晉臣以佞佛取嗤梁王
以舍身構隙若以造寺必為其理辨養人不足
以卒邦則殷周已往皆暗亂漢魏已降皆臣以
聖明殷周已往為不長漢魏已降為不短臣以
為戒彫琢之費以賑不足崇曰舊史是有佛之
德息穿掘之苦以全昆虫是有佛之仁崇曰舊史
作如罷營構之直以給邊垂是有湯武之功回
來字不急之祿以購廉清是有唐虞之治陛下緩其
所急急其所緩親未來而踈見在失直實異虛
无重俗人之所為輕天子之業臣切痛之今出
財依勢避役亡命類度為沙門其未窮者窮民

變
道
至
真
源

善人耳崇曰舊史比下云以為出家者捨塵俗
高朋黨无私愛今殖貨營生非捨塵俗
按親樹知豈高朋黨玄妻養孀非无私愛是致
人毀道非廣道求人也陛下尚欲填池壑損苑
囿以賑貧人今天下之寺无数一寺當陛下一
宮壯麗用度尚或過之十分天下之財而佛有
七八陛下何有之矣虽役不食之人不衣之士
猶尚不給况必待天生地養風動雨潤而後得
之乎今計倉廩度府庫百容共給万事用度臣
恐不能卒歲假如兵早則沙門不能環甲冑寺
塔不足穰飢饉矣

太宗得至
之

古之用度不時爵賞不當國破家亡者口說不若身逢耳聞不若目見臣請以有唐治道得失陛下所及見者言之太宗陛下之祖撥亂立極得至治之躰省官清吏奉天下戡司无虚授用天下財帛无枉費賞必待功官必得才為无不成征无不服不多寺觀而福祿至不度僧尼而咎殃滅陰陽不愆五穀遂成粟腐帛爛万里貢賦百蠻歸款享國久長多歷年所陛下何憚而

辛替否論斜封營觀疏

本傳唐宗立羅斜封官錢詔復之方營金遷王真觀上疏云云帝不能納

中宗忽先
帝之

不法之中宗陛下之兄居先帝之業忽先帝之化不聽賢臣之言而悅子女之意虛良祿者數千人妄食土者百餘戶造寺蠹財數百億度人免租庸數千万是故國家所出日加所賦減倉乏半歲之儲庫无一時之帛所惡者逐逐忠良所愛者賞賞讒匿朋佞喋喋交相傾動奪百姓之食以養殘凶剝厲人之衣以塗_本人怨神怒親忿衆離水旱疾疫六年之間二禍為變享國不永受終於凶婦取譏万代詒笑四夷陛下所見也若法太宗治國太宗之安可致也法中宗

法本
宗則
安法
中宗
則老

營寺觀費百餘萬

治國累郊之危亦可致也。頃淫雨不解，穀荒于
壟，麥爛于場。入秋亢旱，霜損虫暴，草木枯黃。下
人咨嗟，未知所嗟。而營造寺觀，日繼于時。道路
流言，計用緡錢百餘萬。陛下知倉有幾歲儲，庫
有幾歲帛，百姓何所活？三邊何所輸？民散兵亂
戕此由也。而以百萬構无用之觀，受天下之怨。
陛下忍棄太宗之治本，不忍棄中宗之亂階，忍
棄太宗久長之謀。鄭厚曰：太宗貞，不忍棄中宗
短促之計。鄭曰：中宗神龍四年，龍何以繼？祖宗觀萬國
耶陛下在帝氏時，切齒群凶，今貴為天子，不改

其事恐復有切齒於陛下者。往見明教，一用貞
觀故事。且具觀有營寺觀，加浮屠黃老無益之
官行不急之務者乎。惟陛下停二觀，以須豐年
以所費之財，給貧窮，填空庫，則公主福無窮矣。

增注唐書卷之六

增注唐策卷之七

疏

吳兢勸聽諫疏

本傳玄宗初立收還權綱羣臣畏伏競慮果而不及精乃上疏云云

自古人臣不諫則國危諫則身危臣愚食陛下
祿不敢避身危之禍比見上封事者言有可采
但賜束帛而已未嘗蒙召見被拔擢其忤旨則
明堂決杖傳送本州或流於流貶由是臣下不
敢進諫古者設誹謗木欲聞已過今封事謗木
比也崇曰前文帝詔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
誹謗之木所以通治道而來諫者也注

謂先使所言是有益於國使所言非無累於朝
陛下何遽加斥逐以杜塞直言道路流傳相視
怪怗夫漢高帝赦周昌桀紂之對崇曰周昌嘗
方擁親姬昌還走帝遂得騎昌項問曰我如晉
何主昌仰曰陛下即桀紂之主也止笑之
武帝受劉毅栢靈之譏崇曰帝嘗問毅曰卿以
栢靈帝曰吾蚩德不及古人尤克已為政又平
吳會混一天下方之栢靈其已甚乎對曰
栢靈賣官錢入官庫陛下賣官錢入私門以此言之殆不如也帝大笑况陛下豁
達大度不能容此以直耶夫人主居尊極之位
顯生殺之權其為威嚴峻矣開情抱納諫諍下
猶懼不敢及柰何以為罪且上有所失下必知

之故鄭人毀鄉校而子產不聽也崇曰左襄三
遊于鄉校以論批政然明謂子產曰毀鄉校如
何子產曰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也政之善
否善者吾則行之惡者改之是吾帥也陛下初即位猶有褚無量
張廷珪韓思復辛替否柳澤袁楚客等數上疏
爭時政得失自頃上封事往往得罪諫者頓少
是鵲巢覆而鳳不至理之然也臣誠恐天下骨
鯁士以謹言為戒撓直就曲斲方為利謹曰翊
員削偷合苟容不復能盡節忘身納君於道矣
夫帝王之德莫盛於納諫故曰木從繩則正后
從諫則聖崇曰書說又曰朝有諷諫猶髮之有

帝王
於此

梳猛虎在山林藜藿為之不采崇曰前鄭昌頌
區獸藜藿為之不采忠諫之有益如此自吉
上聖之君恐不聞已過故堯設諫鼓崇曰後張
樹非諫之鼓禹拜昌言崇曰書大禹謨篇益贊
俞不肖之主自謂聖智拒諫害忠桀殺閔龍逢
而滅於湯崇曰桀迷惑妹喜不抗其民民心積
行禮義愛民節用故困安而身壽今君用財若
无窮殺人若恐弗勝天殃必擊而誅必至立而
不去桀於是焚紂殺王子比干而滅於周
崇曰黃畜殺龍逢紂殺王子比干而滅於周史曰
紂紂亂不止比干死法諫紂紂怒曰此其驗也
矣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道罔不亡崇曰書

受人博覽兼聽使深者不隱遠者不塞所謂闢
四門明四目也其能直言正諫不避死亡之誅
者特加寵榮待以不次則失之東隅冀得之桑
榆矣崇曰後馮異傳光武壓書勞曰

張廷珪大旱疏

本傳開元初大旱開中

古者多難其國殷憂啓聖蓋事危則志銳情苦
則慮深故能轉禍為福也景龍先天間景龍中
宗睿凶黨構亂陛下神武汛掃氛垢日月所燭無
不濡澤明明上帝宜錫介福頃陰陽愆候九穀

神武
汛掃
氛垢

失稔開輔尤劇臣思天意殆以陛下春秋鼎盛
不崇朝有大功輕堯舜而不法思秦漢以自高
故昭見咎異觀頌欲日慎日永保慶和是皇
天於陛下瞻顧深矣陛下得不奉若休旨而寅
畏哉誠願約心削志考前王之書敦素撲之道
登端士放佞人屏後宮戒外廐場無蹴鞠之玩
野絕從禽之樂促遠境罷縣戍務惠憫獨蠲薄
徭賦去淫巧指珠璧不見可欲使心不乱張
說子或謂天戒不足畏而上帝馮怒風雨達錯
荒饉日甚則无以濟下矣或謂人窮不足恤而

億兆攜離愁苦昏墊則無以奉上矣斯安危所
繫禍福之源柰何不察今受命伊始華夷百姓
傾耳以聽刮目以視冀有聞見何遽孤其望哉

于休烈論金城公主請文籍疏

本傳開元十八年公主請文籍四種詔秘書寫賜上疏曰

經籍與國之

戎狄國之寇也經籍國之典也戎之生心不可
以無備崇曰舊史此下云典有恒制不可以假
在人乎昔東平王入朝求史記諸子漢不與之
以史記多兵謀諸子雜詭術也東平漢之懿戚
尚不示征戰之書今西戎國之寇讎安可貽以

經典且吐蕃之性慄悍果決崇曰舊史此下善

學不回若達於書則知戰深於詩則知武夫有

師干之試崇曰蘇子詩其車深於禮則知月令

有廢與之兵崇曰兵必天殃兵不起不可以與

我始孟秋之月天子乃命將帥選士厲兵簡練

樂俊專任有功以在不義誅誅暴慢以明好惡

深於春秋則知用師多詭詐之計深於文則知

往來有書檄之制崇曰舊史云此何異假寇兵

資盜糧也臣聞魯秉周禮齊不加兵崇曰左閔

孫秋來首難仲孫暉公曰魯可取乎對曰不可

猶秉周禮周禮所以本也魯不夫周禮未可動

也吳獲乘車楚屢奔命崇曰史吳世家王壽公

二年楚之亡大夫申公

巫臣怨楚將子及而奔晉自晉使吳教吳用兵

乘車令其子為吳行人吳於是始通於中國吳

楚喪法亂邦有國一以喪法危邦可取鑒也

公主下嫁異國崇曰舊史云而反求

良書恐主本意殆有奸人勸導其中崇曰舊史

有奔北之類若陛下慮失其情崇曰舊史此下

翻教於中必不得已請去春秋夫春秋當周德既衰諸侯

盛疆征伐競異情偽於是乎生變詐於是乎起

有以臣召君之事取威遠崇曰舊史此下

伐楚楚之使與師言曰君如楚海寡人知南海唯是

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凌吾地也何故管

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桓公曰五侯九伯

女賈征之以夾輔王室賜我先君桓公曰五侯九伯

女賈征之以夾輔王室賜我先君桓公曰五侯九伯

女賈征之以夾輔王室賜我先君桓公曰五侯九伯

西至于河南至于以縮百寡人于無極亦貢包茅
不入王祭不共无以縮百寡人于無極亦貢包茅
不復寡人是問對曰貢之不寡亦貢包茅
不共給昭王之不復石其問諸水濱春飲膳二
以對天王使于河陽左曰是會也晉侯召王
以諸侯見曰使王待仲尼曰以是召君不可
言非其地也且王狩于河陽誠與之國之患也狄
國會焚賁貨易上正可錫以錦綵厚以金玉無
足所求以智其智變讓遂言曰休烈但見情
之

張九齡重守令疏

本傳元宗時張九齡上言云云

垂政之氣發為水旱天道雖遠其應甚速昔東

海枉殺孝婦天旱父之崇曰前于國父于公
寡亡子奉始其謹姑欲殺之然不肯始謂婦人
曰孝婦事我勤苦哀其亡子守寡我老久矣丁
其婦不自經死姑女告吏婦殺我母吏捕孝婦
公以此婦奉姑以守聞必不殺也太守不聽竟
因表其墓天一吏不明匹婦非命則天昭其冤
况六合元元之衆縣命於縣令宅生於刺史陛
下所與共治尤親於人者乎若非其任水旱之
繇豈唯一婦而已今刺史京輔雄望之郡猶少
擇之江淮隴蜀三河大府之外稍非其人繇京
官出者或身有累或政無狀用牧守之任為斥

國家
本

逐之地或因附會以忝高位及勢衰謂之不稱
京戰出以為州武夫流外積資而得不計於才
刺史乃爾縣令尚可言哉吐庶國家之本務本
之戰乃為好進者所輕承弊之民遭不肖所擾
聖化從此銷鬱錄不選親人以成其敝也古者
刺史入為三公即官出宰百里崇曰前黃霸為
輔刺太尉缺此二千石後代而吉為丞相後明
非期人則民受其殃是以難之今朝廷士入
而不出其於計私甚自得也京師衣冠所聚身
為所出從容附會不勤而成是大利在於內而

國家
能治
以智

不在於外也智能之士欲利之心安肯復出為
刺史縣令哉國家賴智能以治而常無親人者
陛下不革以法故也臣愚謂欲治之本莫若重
守令守令既重則能者可行宜逐科定其資凡
不歷都督刺史雖有高第不得任侍郎列卿不
歷縣令雖有善政不得任臺郎給舍都督守令
雖遠者使無十年任外如不為此而救其失恐
天下猶未治也

張九齡又言選士疏

古之選士惟取稱職是以士脩素行而不為徽

幸茲偽自止流品不雜今天下不必治於上古
而事務日倍於前誠以不正其本而設巧於末
也所謂末者吏部條章率羸千百刀筆之人溺
於文墨崇日前蕭曹贊何參皆起秦刀筆吏頭
注刀所以削書也古者用簡牘故吏昔
以刀筆也巧史猾徒緣茲而奮臣以謂始造簿書
備遺忘耳今反求精於案牘而忽於人才是所
謂遺歟中流契舟以記者也凡稱吏部能者則
曰自尉與主簿錄主簿與丞此執文而知官次
者也乃不論其賢不肖豈不謬哉夫吏部尚書
侍即以賢而授者也豈不能知人如知之難拔

去教
下

十得五斯可矣今膠以格條據資配既為官擇
人初無此意故時人有平配之謂官曹无得賢
之實臣謂選部之法敝於不變今若守令精覈
其人則管內歲當選者使考才行可入流品然
後送臺又加擇焉以所用衆寡為州縣賤最則
州縣填所率可官之才多吏部因其成無庸人
之繁矣今歲選乃萬計京師米物為耗豈多士
哉蓋冒濫抵此尔方以一詩一判定其是非適
使賢人遺逸此明代之闕政也天下雖廣朝廷
雖衆必使毀譽相亂聽受不明事則已矣如知

其賢能各有品第每一官職不以次用之豈不可乎如諸司要官次下等功進是議元高卑唯得與不尔故清議不立而名節不修善士守志而後時中人進求而易操也朝廷能以令名進人士亦以修名獲利利之出衆之趨也不如此則小者得於苟求一變而至阿私大者許以分義再變而成朋黨矣故於用人不可不第其高下高下有次則不可以妄干天下之士必刻意脩節而刑政自清此具衰之大端也

柳澤言復糾封官疏

藥不毒不可以醫疾詞不切不可以補過是以習甘旨者非攝養之方迹諛佞者非治安之宜崇曰舊史云臣竊見神龍以來神綱紀大壞內即危治之本寵專命外嬖制權崇曰舊史云因貴憑寵賣官粥爵之曰舊史云門同商賈幸選之署若鬩閭也鬩閭胡翰切亂屠販者由邪忝官廢黜者因姦冒進天下亂鬪切幾危社稷賴陛下聰明神武拯溺幸隊耳目所親豈可忘鑒誠哉崇曰舊史云

悉其亂作法於且斜封官者皆僕安私謁迷謬
先帝豈盡先帝意邪陛下即位之初用姚元崇
等計悉以停廢今又收用之若斜封之人不可
棄邪常月將燕欽鞮不應褒贈李多祚鄭克又
不容盪雪也陛下何不能忍於此而能忍於彼
使善惡混并反覆相攻崇曰舊史此下云為邪
道人以非勸人以僻曰舊史此下云將何以
今天下咸稱太平公主與胡僧慧範以此誤陛
下故語曰姚崇為相邪不如正太平用事正不
如邪臣恐流遁致遠積小為大累微起高勿謂

無傷其禍將長勿謂无害其禍將大崇曰舊史
賞罰之典紀綱不謬天秩有禮君爵有功又言
不可因怒以妄謀不可因喜以妄賞又言
尚鑒奉御彭君慶以巫覡小伎董曰現刑我超
授三品奈何輕用名器加非其人臣聞賞一人
而千万人悅者賞之罰一人而千萬人勸者罰
之惟陛下裁察

獨孤及陳政疏

本傳代宗時以左拾遺
召既至上疏政曰

陛下屢發德音使左右侍臣得直言極諫壬辰
詔書召裴冕等十有三人集賢殿待制以備詢

問此五帝盛德也然頃者陛下雖容其直而不
錄其言所上封皆寢不報有容下之名无听諫
之實遂使諫者稍自鉗口飽食相招為祿仕
此忠鯁之人所以竊嘆而臣亦耻之十室之邑
必有忠信况朝廷之大卿大夫之衆陛下選授
之精与假令不能如文王之多士其中豈不有
温故知新可懲陳政要而億則屢中者陛下議
政之際曾不採其一說堯之疇咨禹之曰言豈
若是耶堯設謗木於五達之衢訂崇曰前漢文帝
紀詔古人之治
天下朝有進善之旌非謗之應應辟注有也
堯設之五達之道令民進善也本謂橋梁梁邊

堯設謗木於五達之衢

堯而

叔所以書政孔之白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然則多聞闕然不耻下問聖人之心也願陛下以堯孔心為心日降清問其不可者罷之可者議於朝與執事者共之使知之必言言之必行行之必公則君臣無私論朝廷无私政陛下以此辨可否於蔽替而建太平之階可也師與不息十年矣人之生產空於杼軸擁兵者第館巨街陌奴婢厭酒肉而貧人羸餓就役剥膚及隨長安城中白晝椎剽吏不敢詰官乱戕廢將墮卒暴百揆墮刺如沸粥紛麻民不敢訴於有司

有司不敢聞陛下如毒飲痛窮而无告今其心
顛、獨特於麥、不登則易于齧骨矣謹曰穢
也陛下不以此時厲精更始思所以救之之術
忍令宗廟有累卵之危百姓悼心失圖臣寔惧
焉去年十一月丁巳夜星隕如雨昨清明降霜
三月苦熱錯繆顛倒沴莫大焉曠曰沴即計此
下陵上替恐譴之氣取之也天意丁寧謹戒以
警陛下宜反躬罪已旁求賢良者而師友之黜
貪佞不肖者下哀痛之詔去天下疾苦廢无用
之官罷不急之費禁止暴兵武用愛人兢兢乾

歷隕
如雨
清明
降霜

乾以徵福于上下必能使天感神應反妖災為
和氣矣又言戒江淮山南諸道兵以贍國用陛
下初不以臣言為愚然許即施行及今未有沛
然之詔臣切遲之今天下唯朔方隴西有吐蕃
僕固之虞邠涇鳳翔兵足以當之矣自此而往
東泊海南至蕃禺曠曰藩音安西尽巴蜀无鼠
切之盜而兵不為解傾天下之貨竭天下之穀
以給不用之軍為无端之費臣不知其故假令
居安思危以備不虞自可阨害之地俾置屯禦
悉休其餘以糧儲靡廢之資充疲人貢賦歲可

以減國租下豈行疑於改作遂巡於舊貫使
大議有所壅而率土之患日甚一日是益其弊
而厚其疾也夫瘵癰者必決之使潰今兵之為
患猶癰也不以漸戢之其害滋大而圖之必
力倍而功寡豈易不俟終日之義邪

陸贄請釐革賦稅弊疏

一曰國家賦役之法曰租調庸其取法遠其歛
財均其域人固有田則有租有家則有調有身
則有庸天下法制均壹雖轉徙莫容其姦故人
无容心天寶之季海內波蕩版圖墮於避地賦

國家
賦役
之法

法壞於奉軍賦役舊法行之百年人以為使兵
具供億不常誅求隨制此時弊非法弊也時有
弊而未理法無弊而已更兩稅新制竭耗編氓
日日滋甚陛下初即位宜損上益下嗇用節財
而摘郡邑驗簿善州取大曆中一年科率多者
為兩稅定法此摠無名之暴賦而立常規也頭
詔有司與宰相量年支有不急者罷之廣費者
節之軍兵加稅諸道權宜所增皆可停稅物估
價宜視月平至京與色樣符者不得虛稱折估
有濫惡罪官吏勿督百姓每道以知兩稅判官一

播殖
力不

人與度支參計戶數量土地沃瘠物產多少為
二等州率下者配錢少高者配錢多不変法而
通逃漸息矣二曰播殖非力不成故先王定賦
以布麻繒纒百穀勉人功也又懼物失貴賤之
平交易難準乃定貨泉以節輕重蓋為國之利
權守之任官不以任下然則穀帛人所為也錢
貨官所為也人所為者租稅取焉官所為者賦
歛捨焉國朝著令稅出穀庸出絹調出繒纒布
麻帛嘗禁人鑄錢而以錢為賦今兩稅效筭緡
之末法估資產為差以錢穀定稅折供雜物歲

目頗殊所供非所業所業非所供堪價以市所
無減價以貨所有耕織之力有限而物價貴賤
無常初定兩稅萬錢為絹三匹價貴而數不多
及給軍裝計數不計價此稅少國用不充也近
者著錢為絹六匹價賤而數加計口蠶織不殊
而所殊輸此供稅多人力不給也宜令有司覆
初定兩稅之歲絹布定估為布帛之數復庸調
舊制隨土所宜各隨家技物其賤所出不加物
甚貴所入不減且經費所資在錢者獨月俸資
課以錢數多少給布廣鑄而禁用銅器則錢不

三廉
使奏
能吏

乏有糴監以入直推酒以納資何慮无所給哉
三曰廉使奏吏之能者有四科曰戶口增加田
野墾闢稅錢長數率辨先期夫貴戶口增加詭
情以誘姦浮苟注以折親族所誘者將議薄征
則遽斂折者不勝重稅而亡有州縣破傷之病
貴田野墾闢率民殖荒田限年免租新畝雖闢
舊畝蕪矣人以免租年滿復為污萊有稼穡不
增之病貴稅錢長數重困疲羸捶骨濯髓苟媚
聚斂之司有不恤人之病貴率辨先期作威殘
人絲不容纖粟不暇春貧者奔迸有不如物走

四明
君不
厚所
資而
害所
養

病四病絲考覈不切事情之過宜命有司詳考
課績州稅有定徃役有等覆實然後報戶部若
人益阜實稅額有餘據戶均減十三為上課減
二次之減一又次之若流亡多加稅見戶者殿
亦如之民納租以土歲輸數為常罷據額所率
者增闢勿益租廢耕不降數定戶之際視雜產
以校之田既有常租則不宜復入兩稅如此不
督課而人人樂耕矣四曰明君不厚所資而害
所養故先人事而借其暇力家給然後斂餘財
今督收迫促蠶事方興而輸縑農功未艾而斂

穀有者急賣而耗半直無者求假費倍定兩稅
之初期約未詳屬征役多故率充限以收宜定
稅期隨風俗時候務於紓人五日頃師旅亟與
官司所儲唯給軍食凶荒不遑賑故人小乏則
取息利大乏則鬻田廬歛獲始畢執契行貸飢
歲室家相棄乞為奴僕猶莫之售或縊死道途
天災流行四方代有稅茶錢積戶部者宜計諸
道戶口均之穀麥熟則平糶亦以義倉為名主
以巡院時稔傷農則優價廣糶穀貴而止小歛
則借貸循環歛散使聚穀幸災者無以牟大利

六曰古者百畝地號一夫蓋一夫授田不得過
百畝欲使人不廢業田無曠耕今富者萬畝貧
者無容足之居依託疆家為其私屬終歲服勞
常患不充有田之家坐食租稅京畿田畝稅五
升而私家收租畝一石官取一私取十穡者安
得足食宜為占田條限裁租價損有餘優不足
此安富恤窮之善經不可捨也

杜佑論計蕃疏

本傳憲宗吐蕃為亂諸將邀功
請討之乃上疏云帝喜納之

昔周宣中與獫狁為害追之太原及境而止崇

六月詩薄代織 不欲弊中國怒遠夷也秦特兵
力北拒匈奴西逐諸羗崇曰史始皇紀三十三
錄圖書曰亡秦者胡也始皇乃使蒙恬北擊胡
郡南海通造戌西北斤逐匈奴自在中並河結
以陳屬之陰山以為三十四縣城河上為塞系
怨階亂實生謫戌
將徇地山東同上蓋聖王之治天下惟欲綏
靜生人西至于流沙東漸于海在北與南止存
羌教崇曰書禹貢東漸于海西豈疲內而事外
耶昔馮奉世矯詔斬莎車王傳 首京師威
震西域宣帝議加爵士蕭望之獨謂矯制違命

雖有功不可為法恐後奉使者為國家生事夷
狄崇曰前本傳莎車遣使言北通諸國已屬匈奴
擊之則莎車日種其勢難制必危西成
諭告諸國因發其兵進擊莎車攻其城
王曰奉傳其首諸長安諸國悉平威震西域宣
帝甚說下議封奉世丞相將軍皆曰宣加爵士
之賞以府蕭望之獨以奉世逐有功不可為後
法即封奉開後奉使者利爭逐發兵要功万里
之外為國生事於夷狄漸不可長不宜比突厥
受封上善望之議以奉世為光祿大夫比突厥
默發寇害中國開元初郝靈佺捕斬之自謂功
莫與二宋璟遽邊臣由此邀功但授即將而已
崇曰宋璟傳突厥默發負其難教竟邊侵九姓
接曳固負勝輕出為其狙擊斬之入番使郝靈
佺傳其首京師靈佺自謂還必受厚賞璟顧天
子方少恐後于寵踰利者夸威武為國生事故

宜擇
良將

抑之踰年終授右武錄是訖開元之盛不復議
邊中國遂安比成敗鑿戒之不遠也党項小蕃
與中國雜處間者邊將侵刻利其善馬子女歛
承繇役遂致叛亡與北狄西戎相誘盜邊傳曰
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管仲有言國家無
使勇猛者為邊境此誠聖哲識微知著之畧也
今戎醜方強邊備未實誠宜慎擇良守使之完
輯禁絕誅求示以信誠來則懲禦去則備彼
當懷柔革其姦謀何必函兵師役坐取勞費哉
元稹諫諍疏

治亂
各有
前參

元和自以職諫不
得效召見上疏云

治亂之始各有萌象容直言廣視聽躬勤庶務
委信大臣使左右近習不得蔽疏遠之人此治
象也大臣不親直言不進抵忌諱者殺犯左右
者刑與一二近習決事深宮中群臣莫得與此
亂明也人君始即位萌象未見必有任直敢言
者上或激而進之則天下君子望風曰彼狂而
容於上其欲來天下士乎吾之道可以行矣其
小人則竦利曰彼之直得幸於上吾將直言以
徼利手由是天下賢不肖各以所忠貢於上上

下之志需然而通合天下之智治万物之心人樂得其所戴其上如赤子之親慈母也雖欲誘之為亂可得乎及夫進計者人而直言者戮則天下君子內謀曰與其言不用而身為戮吾寧危行言遜以得其終乎其小人則擇利曰吾君憊者拂心逆耳吾將苟順是非以事之由是進見者革而不內言事者寢而不聞若此則十步之事不得見况天下四方之遠乎故曰聾瞶之君非无耳目左右前後者屏蔽之不使視聽欲不乱可得哉太宗初即位天下莫有言者孫

伏伽以小事持諫厚賜以勉之崇曰魏徵傳陛下師死孫伏伽諫以為法不當死陛下賜以蘭陵公主園直百萬或曰賞太厚答曰朕即位未有諫者所以賞之此導人使諫也自是論事者唯惧言不直諫不極不能激上之盛意曾不以忌諱為虞於是房杜王魏議可否於前崇曰房杜皆王魏善四方言得失於外數年大治崇曰魏徵傳帝即位四年刑措米斗三錢帝謂群臣曰此徵勸我行仁義既効矣豈文皇独運聰明於上哉蓋下尽其言以宣揚發暢之也夫樂全惡戮辱古今情一也豈獨貞觀之人輕犯忌諱而好戮辱哉蓋上激而進之也喜順從怒蹇犯

亦古今情一也豈獨文皇甘逆耳怒從心哉蓋以順從之利輕而危亡之禍大思為子孫建安永安計也為後嗣者其可順一朝意而蔑文皇之天下乎陛下即位已一歲百辟卿士天下四方之人曾未有獻一計進一言而受賞者左右前後拾遺補闕亦未有奏封執諫而蒙勸者設諫鼓置匭函曾未聞雪寃決事明察幽之意者以陛下濬博洪深勵精求治豈言而不用哉蓋下不能有所發者耳承顧問者独一二執政對不及頃而罷豈暇陳治安議教化哉它有司或

時召見僅能奉簿書計錢穀登降耳以陛下之政視貞觀何如哉貞觀時尚有房杜王魏輔翊之智日有猷可替否者今陛下當致治之初而言事進計者歲死一人豈非群下因循竊位之罪乎輒昧死條上十事一教太子正邦本二封諸王固磐石三出官人四嫁宗女五時召宰相講庶政六次對群臣廣聰明七復正衙奏事八許方幅糾彈九禁非時貢獻十省出畋游

昌吐渾備師掃除惟高麗歷代通命莫克窮討
陛下責其弒逆身自將六軍征荒裔不旬日拔
遼東虜獲數十萬崇曰舊史此下云分諸州
靖陵之佑晉此功校德方倍前王陛下付風被
於率王孝德教於既天觀夷仗之將去則指期
敬哉張將剛之節度則次機方里屈指而候聖
親兼而望書符應若神筭无遺策解將於行伍
之中取士於凡庸之末前穿上札子實六鈞加
以奮捐憤典屬意篇什筆適鍾張詞窮班馬文
鋒既振則管馨自諧輕翰豐筆則花鳥競發抗
不致以慈恩羣臣以禮哀然毫之善解吞舟之
朝逆耳之謙必聽膺受之新期絕好生之德焚
庫塞於江湖惡余之仁息茲切於屠肆危鶴荷
相振之惠太馬蒙推蓋之恩率乘必思摩之發
登堂臨魏徵之挹史載亡之幸斯哀動六軍負
直道之薪則指歲天地重黎之性人命待及之
於庶獄而衆美而行之為陛下下等之重之愛之

蓋不矣

堯易曰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
乎堯卦蓋進有退之義存苟亡之機得有喪之
理為陛下惜者此也傳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
老子陛下威名功德既云足矣拓地開疆亦可
止矣邊夷醜種不足待以仁義責以常禮古者
以禽魚畜之必絕其類恐獸窮則搏夸救其命
且陛下每決死罪必三覆五奏進䟽食停音樂
以人命之重為感動也崇曰舊史云蓋以人
士無一罪驅之行陣之間委之鋒鏑之下使肝
腦塗地老父孤子寡妻慈母望轉車實曰轉車

應

天地不能變之則霜露不均水旱交錯自有
隋失御海內崩離天曆之重歸于唐室乃方樂
業尙撥亂之功三聖重光布生成之德可謂有
功於四海有德於蒸人自弘道過密生靈降禍
百姓哀號如喪考妣則天皇帝臨御帝圖崇曰
上元元年稱天明目達聰躬親庶績則有諛邪
凶孽誣惑睿德構害宗枝誅夷殆及英藩賢戚
百不一存餘類在者投竄荒裔冤酷入神感傷
天地忠臣義士實所痛心自天授之際僭稱改
革武家子姪咸樹封建十餘年間實亦榮極時

唐室藩屏豈得並封故知事有升降時使然也
今則天皇帝厭倦萬務神器大宝重歸陛下百
姓謳哥欣復唐業上至卿士下及蒼生黃髮之
倫童兒之輩莫不歡欣舞寶曰音下有如見父
母豈不以唐家恩德感幽祇之心陛下仁明順
天下之望今皇業重構聖祚中興神祇之道有
助于先德矣黎人之誠无負於陛下矣又聞業
不兩盛事不兩大故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前聖
之格言先哲之明誡崇曰記坊天无二日土无
示民有君自皇明反正天命惟新武家諸王封

建依旧生者既加茅土死者仍追賦邑万姓失望鄉士寒心何則開闢已來罕有斯理帝王之道實无此法陛下縱欲開恩以行私惠豈可違五行曆數乎垂四時寒暑乎又海内衆情朝廷竊議為武氏諸王身計適將有損何則死之未得其所居之實恐不安陛下雖欲罷之翻乃陷之不遵古典故也且唐曆有歸周命已去武石紀天授元年致周長安五年張東之等率兵討乱皇帝復下位後后土上陽宮爵重則難保祿薄則易全又則天帝親政之時武氏諸王亦分外職余亞居京輦不降旧封天下之

心竊將不可陛下縱欲崇外戚曲流恩貸宗廟社稷之計何柰卿士黎人之議何伏願陛下為社稷之遠圖割私情之小愛内崇經邦之要外順遐迩之心豈不固宗社之本允人靈之願則陛下巍巍之業貫三光而洞九泉親親之義上有倫而下有序

韓愈佛骨表

本傳憲宗時迁刑部侍郎遣使者往鳳翔迎佛骨入禁中愈上表云

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後漢時流入中国時解史作始入中国洪曰表云自後漢時流入中国又詩云佛法天中国尔表六百年按後漢西域

傳云明帝時入中國而梁劉孝標注世說新語
引劉何列仙傳序曰歷觀百家之中以相傳
得仙者百四十六人其七十人已在佛經
如此說則法成之問已有經矣武故事曰
昆邪王殺休王以其眾來降得其國人之
遣之甘泉宮人者皆長史餘其祭不用牛
燒香祀邦上使依其國俗祀之此神全類
蓋當漢武時其經未行於中土直以神明
耳又開皇歷三書記文帝時劉向稱余覽
吳籍往見有經將知周時文平帝時劉向
漢吳復出也又漢武作昆明池屈得黑灰
朔云可問西域道人西城道佛之徒也又
裴真人有二十四人弟子十八人李佛道
李淳道陶真居為長安中以外久已有佛
是其事以此者之中國之有上古未嘗有
佛尚矣退之所云正史也

者黃帝在位 百年年一百十歲少昊在位八
十年年一百歲顓頊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八

歲帝善實評曰音酷高辛氏禮記禘黃帝在位
七十年年一百五歲帝堯在位九十八年年一
百一十八歲帝舜及禹年皆百歲此時天下太
平百姓安樂壽考然而此時中國未有佛也其
後殷湯亦年百歲湯孫大戊在位七十五年武
丁在位五十九年書史不言其年壽所極蓋亦
俱年不減百年周文王年九十七歲武王年九
十歲穆王在位百年此時佛法亦未至中國非因
事佛而致然也漢明帝時始有佛法明帝在位
纔十八年耳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

陳元魏已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九唐中年前後三度捨身施佛宗廟之祭不用牲牢盡日一食止於菜果其後竟為侯景所逼餓死臺城國亦尋滅事佛求福反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信事亦可知矣高祖始受隋禪則議除之當時羣臣材識見不遠不能深知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闡明聖以救斯弊其事遂止臣常恨焉伏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神聖英武數千百年已來未有倫比即位之初不計度人為僧尼道士又不許創立吉觀臣常以

高祖
慕教

為高祖之志必行於陛下之手今縱未能即行豈可恣之轉令盛也今聞陛下令群僧迎佛骨於鳳翔御樓以觀昇入大內辨音又令諸寺遞迎供養臣雖至愚必知陛下不惑於佛作此崇奉以祈福祥也直以年豐人樂徇人之心為京都士庶設詭異之觀戲說之具耳安有至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然百姓愚冥易惑難曉苟見陛下如此將謂真心事佛皆云天子大聖猶心敬信百姓何人於佛更惜身命以至焚頂燒指十百為群鮮衣散錢自朝至暮轉相倣效惟

韓愈潮州謝表

本傳被貶既至潮州以表謝曰

臣某以今月二十五日到州上訖與官吏百姓等相見具言朝廷治平天子神聖威武慈仁子養億兆人庶无有親疎遠近雖在万里之外嶺南之陬符之一如畿甸之間輦轂之下有善必聞有惡必見早朝晚罷兢業惟恐四海之內天地之中一物不得其所故遣刺史面親一作問百姓疾苦苟有不得以上諫國家憲章完具為治日久守令承奉詔條違犯者鮮雖在蠻

夷無不安泰聞臣所稱聖德惟和鼓舞謹呼不勞施為坐以無事臣其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所領州在廣府極東界一去廣府雖云纒二千里來往勤皆經月過海口下惡水滄龍狂猛羅艱難計程期颶風飄魚鱉其魚切患禍不測州南近界一作州張海連天毒霧瘴氛曠文日夕發作臣少多病年纒五十髮白齒落理不久長加以罪犯至重所處又極遠惡莫惶慙悸懼季死亡無日岸立一身朝无親黨居蠻夷之地与羈魅為群羈抽知切苟非陛下哀而念之誰肯

酷好
李問
文章

功德
詩書
表裏

為臣言者臣受性愚陋人事多所不通惟酷好
李問文章未嘗一日暫廢實為時輩所見推表一作
許臣於當時之文亦未有過人者至於論述此
下功德與詩書相表裏作為歌詩薦之郊廟祀
太山之封鏤白玉之牒黷音鋪張對天之閱休
揚厲無前之偉績編之乎詩書之策而無愧措之
乎天地之間而无虧蹤便古人復生臣亦未肯
多讓伏以大唐受命有天下四海之內莫不臣
北東西地各万里自天寶之後政治少懈文致
未復武冠不剛雙一作臣茲隸蠹居其處搖毒

自防外順內悖父死子代以祖以一作孫如古
諸侯自擅其地不貢不朝六七年四聖傳序
以至陛下陛下即位以來躬親聽斷旋乾轉坤
開機闔開雷厲風飛日月所照天戈所麾莫不
寧順大宇之下生息理極高祖創制天下其功
大矣而治未太平也太宗太平矣而大功所立
咸在高祖之代非如陛下承天寶之後接因循
之餘六七十之外赫然興起南面指麾而致
此巍巍之功治一作也宜定樂章以告神明巡
泰山奏功皇天具著顯有明示得意使永永年

代一作年服我成烈當此之時所謂千載一時萬
不一作可逢之嘉會帝得表頗感悔欲復用之皇
甫鑄素思愈和袁州刺史

狀

陸贄關中事宜狀

本傳德宗時以書判拔萃補南陽尉
時上言云云帝不納。此篇新史頗
舊今載

夫君人之柄在明其德威立國之權在審其輕
重德與威不可偏廢也輕與重不可倒持也蓄
威以昭德徧廢則危居重以馭輕倒持則悖恃
威則德喪於身取敗之道也失重則輕移諸已

音
權
重

啓禍之門也陛下天賜勇智志期削平忿茲昏
迷整旅奮伐海內震疊莫敢寧居此誠英主撥
亂承物不得已而用之然威武四加非謂蓄矣
所可競、保惜慎守而不失者唯居重馭輕之
權耳陛下又果於成務急於應機竭國以奉軍
傾中以資外倒持之勢今又似焉臣聞國家之
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理示者若身之使
臂之使指則小大適稱而不悖焉身所以能
使臂者身大於臂故也臂所以能使指者臂大
於指故也王畿者四方之本也京邑者又王畿

音
方
本

之本也其勢當令京邑如身王畿如臂四方如指故用即不悖處則不危斯乃居重馭輕天子之大權也非獨為御諸夏而已抑又有鎮撫戎狄之術焉是以前代之制轉天下租稅委之京師徙郡縣豪傑處之陵邑選四方壯勇實之邊城其賦役則輕近而重遠也其惠化則悅近以來遠也太宗既定大業萬方底乂猶務戎備不忘慮危列置府兵分隸禁衛大凡諸府八百餘所而在關中者殆五百焉崇曰新史兵志太宗貞觀十年更號諸府

總曰折衝府凡天下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皆有名号而關中二百六十有一皆以隸諸衛

奉天下不敵關中則居重馭輕之意明矣承平漸久武備浸微雖府衛具存而卒乘罕習故祿山切倒持之柄乘外重之資一卒滔天兩京不守尚賴經制頗存典刑疆本之意則忘緣邊之藩在加以諸牧有馬每州有糧故肅宗得以為資中復與運乾元之後大憝初夷繼有外虞悉師東計邊備既也禁戍示空吐蕃乘虛深入為寇故光皇帝莫與為禦避之東遊是皆失居重馭輕之權忘深根固抵之慮崇曰兵志玄宗開元六年詔折衝府

兵六歲一簡自高宗武后時天下久不用兵府兵之法浸壞者役更代多不以時衛士稍稍亡

匿至是益耗散宿衛不能給宰相張說請募士
宿衛明年更號曰渡騎自是諸府士益多不備
天寶以後廣騎之法又稍變廢士皆失指循八
載折衝諸府至元府可交而六官宿衛皆市人
歸兩京肅宗起靈武而諸鎮之兵共起誅賊号
九節度大盜既成而文武戰卒以功皆除節度
使由是方鎮相望於內地父死子窮故命於朝
天子力不能崇則忍恥含垢陛下追想及此豈
不為之寒心哉尚賴宗社威靈先皇仁聖讓却
醜類再安宸居城邑且全宗廟无霄鷲閃足以
見天意之於皇家保佑深矣故示大儆將弘永
弼陛下誠宜上副玄心下察時變遠考前代成
敗近鑒國朝盛衰垂无姜之休逮不拔之業今

則勢可危慮又甚於前先皇帝還自陝郭懲文
往事稍益禁衛漸修邊防是時關中有朔方涇
原隴右三帥以杆西戎河東有太原全軍以控
北虜此四軍者皆声势雄盛士馬精彊又徵諸
道戍兵每歲乘秋備塞尚不能保固封守遏其
奔衝京師戒嚴比比而有陛下嗣膺宝位威攝
殊鄰蠢兹昆夷猶肆毒蟲蠹各率國來寇志吞
岷梁貪冒既深覆亡幾及遂求通好以息交侵
蓋緣馬喪兵疲務以計謀相緩固誅畏威懷德
必欲守信結和所以歷年優柔竟未堅定要約

息兵稍久育馬漸蕃必假小事忿爭因復大肆
侵掠借如吐蕃實和回紇無憾戎狄貪詐乃其
常情苟有便利可窺豈肯端然自守今朔方太
原之衆遠在山東神策六軍之兵繼出關外儻
有賊臣啗寢外黠虜覷邊伺隙乘虛微犯亭
障未審陛下其何禦之側聞伐叛之初議者多
易其事僉謂有征無戰役不逾時計兵未甚多
度費未甚廣於事為无擾於人為不勞曾不料
兵連禍拏變故難測日月長漸垂始圖故前志
以兵為凶器戰為危事至戒至慎不敢輕用之

者蓋為此也崇曰前王父優傳怒者逆德也兵皆凶器也戰者未節也古之人君一怒必伏尸流血故至王重行之當勝而反敗當安而倒危變
亡而為存化小而成大在覆掌之間耳何可不
畏而重之乎往歲為天下所患咸謂除之則可
致昇平者李正己李宝臣梁崇義田悅是也往
歲為國家所信咸謂任之則可除禍乱者朱滔
李希烈是也既而正己死李納繼之宝臣死惟
岳繼之崇義卒希烈叛惟岳戮朱滔携然則往
歲之所患者四去而三矣而患竟不衰往歲之
所信者今則自叛矣而又難保是知立国之安

危在勢任事之濟否在人勢苟安則異類同心也勢苟危則舟中敵國也陛下豈可不追鑒往事惟新令曷循偏廢之柄以靖人復倒持之權以固國而乃孜孜汲汲極思勞神徇死已之求望難必之效其於為人除害之意則已至矣其為宗社自量之計恐未至焉自頃將帥徂征久未戢敵苟以藉口則請濟師陛下乃為之輟邊軍缺環衛虛內廐之馬竭武庫之兵占將家之子以益師賦私養之畜以增騎猶且未戰則曰乏財陛下又為之筭室廬貸商賈頌司府之幣

設請權之崇曰食貨志趙贊言諸道律會置稅間深筭除陌而民並愁怨心關輔之間徵

發已甚宮死之內俗衛不全万一有如朱滔希

烈負固邊壘切發郊畿敢犯城闕復何以備之

且今之關中即古者邦畿千里之地也王業根

本于是在焉豪勇之在關中者與籍於營衛不

殊崇曰新吏豪車乘之在關中者與列於廐牧

不殊財用之在關中者與貯於帑藏不殊有急

而須一朝可取今執事者先拔其本棄重取輕

所謂倒持大阿授人以柄議制置則姜幹弱枝

之術反語緩懷則悅近來遠之道垂陛下幸聽
愚計使尤援東洛懷光救襄城希烈必走請神
策及將家子東行應援者悉可追還其京城及
畿縣所稅間架權酒抽貫貸商點名之令一切
停之則端本整焚之術也

陸贄論叙遷幸之由

執費從侍奉天德宗倉卒變故每自勉
去貞贊曰陛下引咎免罪意也然置
者乃群臣罪贄意指盧杞等帝獲
曰曰御不忍歸過朕有是言然自
古與衰其亦有天
命陸贄乃止書云

自安史之乱朝廷因循函養

崇曰奏議云父務
容養事多借越礼

朝會

陛下將一區宇乃命將兵師以討四方一

人征行十室資奉居者疲饋轉行者苦鋒鏑

奏議云居者有餽送之
苦行者有鋒刃之憂去留騷然而閭里不寧

矣聚兵日衆供費日博常賦不給乃議促限而

加歛焉加歛既彈乃別配之別配既於是不堪命

之科設率貸之法具禁防滋章吏不堪命

崇曰
奏議此下耘人農桑廢于追呼膏血竭于笞捶

然而郡邑不寧矣邊陲之戎以保封疆禁衛之

旅以備巡警邦之大防也陛下悉而東征邊備

空屈又搜私牧責將家以出兵藉馬夫私牧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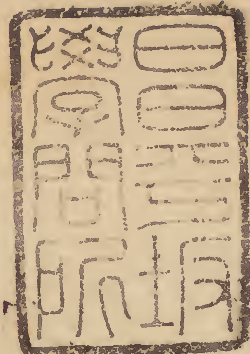
元勳貴戚之門也將家者統帥岳牧之後也其
復除征徭善矣今奪其畜牧事其子孫丐假以
給資裝破產以營卒乘崇曰奏議此下云道略
元臣貴位孰不解躄方且稅侯王之廬筭禪與
續崇曰奏議云加以聚歛之法發下尤嚴即貴
不見優近不見異群情蹶然而闕畿不寧矣陛
下又謂百度弛廢則持義似掩恩任法以成理
斷失於太速察傷於太精斷速則寡恕于人而
疑似不容辨也察精則多猜于物而億度未必
然也寡恕而下惧禍故反側之孽生多猜而下

防熖故苟且之患作由是叛亂繼產忿讎並具
非常之虞惟人主獨不聞兇鼓卒行白晝犯闕
重明无結草之禦環衛无誰何之人陛下雖有
股肱之臣耳目之佐崇曰奏議此下云有諫見
危不能竭誠臨難不能效死是則群臣之罪也
陛下方以具衰諉之天命亦過矣書曰天視自
我人視天聽自我人聽崇曰奏議此下云有諫見
聽皆因于人非人事外自有天命也崇曰奏議
靜之外別紂之辭曰我生不有命在天
崇曰奏議此捨人事推天命必不可之理也易曰自

在天

天祐之仲尼以謂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
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是以祐之易論
天人祐助之際必先履行而吉凶之報象焉此
天命在人蓋昭昭矣人事治而天降亂未之有
也人事亂而天降康亦未之有也尚恐有可疑
者請以近事信之自比丘與物力竭耗人心驚
疑如風濤然凶靡定族黨聚議謂必有變則
京師之人固非悉通吉術曉天命也則致寇之
由豈運當然夫治或生亂或資治也無難而
失者忽万幾之重而忘憂畏也多難而具者涉

廢事之艱而知救慎也今生亂失守之事其資
治與邦之業在刻勵而謹修之當至危之機得
其道則與失則廢其間不容復有所悔也惟勤
思而孰計之捨已以從衆遠欲以從道遠檢倭
親忠直推至誠去逆詐崇曰奏議此下云杜終
去求利之法務息人之術焉錄片善片能斯道
以去求利之法務息人之術焉錄片善片能斯道
甚易知甚易行不耗神不勦力第約之於心耳
崇曰奏議此下云斯道夕誓之於心則可以感
神明動天地朝施之於事則可以派度類懷方
方何憂乎亂人何畏乎厄運何患乎不寧哉
崇曰奏議此下云願悔前禍以忝天戒新至化以承
天休勿謂時鍾厄運而自疑勿謂事不由人而



自詳勤力不息足致升平豈
止蓋將袂氛旋復宮闈而已

增注唐策卷之八

